

唐
宫
女
性
一
部
曲

赵玫著

武则天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武則天

WU ZE TIAN
THE EMPRESS WU

I247.5/605+3

2007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则天

赵玫◎著·唐宫女性三部曲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则天/赵玫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354-3436-4

I. 武…

II. 赵…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3798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阳继波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天一创意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3.375 插页:8

版次: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6 千字

定价:30.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代序)

赵玫

从开始写作《武则天》，到《高阳公主》，又到《上官婉儿》，至今已过去整整15个年头。而昔日写作的感觉依旧，仿佛激情仍流淌在力透纸背的笔尖。

在这三部关于盛唐历史的漫长写作之后，我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以为终于可以放下了，那沉重的关于唐朝女人的历史，以为从此就可以轻松了，于是转身写下了那篇《告别唐宫》。

以为的“告别”而事实上从未真正的实现。其间不断有影人前来商谈关于影像的改编，亦有出版者希望能加入出版的行列。这是我向唐朝历史“告别”之时所未曾料到的。何以我的历史的小说会让人如此眷顾？

自创作以来我曾出版过数十种文本，为什么独独这三部历史小说成为了其中重要的部分？我想或者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武则天，不仅仅是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而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时代的变迁。是这段厚重灿烂的历史以及其中女人们的非凡沉浮，让小说变得尤为醒目了，以至于那些大凡了解我的人，说到我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我所创造的这三位久远的唐宫女人。

然而多年以来我一直心存遗憾。三部历史小说不仅写作时间不同，出版单位有异，而且版本的样式也相去甚远（其间还有着诸多版本中的失误）。尽管许多读者在观念上已将这三部小说视作一页历史的整体，却总是不能将它们整齐划一地同时拥有。常常是寻到了这一本就想要获得另一本，而另一本却往往难觅踪迹了。

这或者也是我的某种愿望，所以要特别感谢如今已气势浩荡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计划将我的这三部历史小说连缀起来，让它们从此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部盛唐女人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故事。

还要感谢出版社的是，动议之初，他们就寄来了非常详细的、令我们无比激动的出版筹划。其中包括他们的整体思路，以及装帧设计、版式开本，乃至纸张的选用等等。能获得这样的允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





在这个日趋物质的环境中，编辑者所带给我们的全然是精神的蓝图。

特别要说的，是原先那些非我所愿被添加上去的“引号”，这一次在编辑的劳作中已得到了修正。如此还原了我创作时的初衷，这不管让我最感快慰。因为那不仅仅是标点的技术问题，而是我对小说写作的一种自始至终的观念。

如此 15 年后的“旧事重提”，让我依稀又回到了那个激情抒写的年代。

1993 年的夏季很炎热。漫长的唐宫故事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那时我鼓足勇气踏上了漫漫长安道。向着西部的古老和苍凉。当时我并不知道从此竟会有三位唐宫的女性走进我日后的生活，融入我的血脉，并陪伴我穿越很多的年月，很多的白天和夜晚。我用了八年的时间来献身唐朝故事。八年中我的生命有了很多的变化。那是三部书 106 万字所留下的印痕。为此，岁月如逝水般怅然流去。

但那长安辉煌的殿宇依旧。尽管日月江河风流云散它们却永不褪色。那是我我为我的女人们构筑的宫殿，也是我为她们搭建的永恒舞台。依然的女人的故事。依然的女人的悲哀。可感可触的。仿佛置身其中。那是我不曾真的亲历却可以真的想象和感受的一个空间。这空间的形成是因为我读的那些读不尽的史书。浩繁的故纸堆。我穿越其间。被古人的惊心动魄所迷惑所震撼。然后去看那些至今矗立在古老大地上的殿宇和塔寺。那斑驳中的雄伟壮丽和锈蚀中的坚忍不拔。那经久不息的美丽线条所带给我和我的唐朝女人们的，是那种神秘的生存的感觉。才知道有时候人的命运居然就是由这些建筑的线条规定的，你将在劫难逃。那阔大的无限向外伸展着的而又缓缓扬起的房檐。那么恢弘的一种盛唐的气象，流动而又飞扬。而房檐上不断被风吹响的，是一串串悬挂着的玉制的风铃。当四野的风旋起，撞击着玉石，你就能听到那来自远古的清脆而又悲怆的声音。那是种至今令我无比迷恋的声响。贯穿在我沉迷于唐朝的日日夜夜。

记得 1993 年从酷夏到深秋。当满街的落叶卷起，我便在疲惫中完成了由我来解释的女皇武则天。我不知道那部激情中的《武则天》是不是一部好的作品，但是我知道尽管我在竭力挣脱历史的禁锢，但历史的诸多禁忌还是束缚了我对这个伟大女人的描述。我只是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诠释她，让她在天命和人性的深渊中苦苦挣扎。后来我又续写了《女皇之死》。那是她登基后的波澜壮阔。然而当生命垂危，大权便也无可避免地旁落。女皇终于失去了她一生的最爱。写作《武则天》有如带着镣铐的舞蹈。很累。很艰辛。





仿佛一直被一种无形而又无法摆脱的疾病缠绕着。那是一种很深刻的疼痛。一种力不从心。于是,我便也仿佛随那女人一道,在疼痛中向生命的谷底坠落。

然后动笔的是《高阳公主》。在唐宫的这三位非凡的女性中,唯有高阳公主是我自己想写要写的。一个为了爱而最终被自己的皇帝兄长赐死的大唐公主。爱的故事发生在巍峨壮美的宫殿和那本应清冷幽远的佛家寺院中。在那里,人性之爱冲决重重禁忌而上演了一幕凄美的悲剧。于是爱才惊心动魄才被涂抹上宿命的色彩。为了这爱的故事不忘夏季黄昏中的法门寺。从此知道世间竟还有如此宁静的处所。想不到那就是我的《高阳公主》的精魂所在。宁静的佛家空门中竟有着不宁静的心性。那便是美丽的大唐公主与禁中浮屠欲望的故事。在人性与信仰的冲突中,被撕裂的灵魂。然后便是死亡。死亡使一切终止。死亡的不可阻遏的力量。在这部小说中死亡是同爱联系在一起的。于是男人和女人,于是爱与死亡,就都成为了永恒。

接下来又被出版社的朋友诱迫,继续陷入那重重的唐朝深宫,为上官婉儿的命运忙碌。也许就是为了“上官婉儿”这四个字,我就决定了要为她写这本书。于是我重读历史。把已经收起的新旧《唐书》重新从书架上取下,在浩繁的史书中搜寻着与婉儿相关的那些人和事。怎样的婉儿。她的故事始终让我心驰神往,但为了这个超凡脱俗的女人我竟迟迟不敢动笔。与上官婉儿女诗人的成就相比,倒是她在政治漩涡中周旋的能力更让人钦佩。那可能才是婉儿真正的价值。在复杂而残酷的朝廷中权倾天下。痴迷于婉儿独有的生存方式。宫廷中充满了戏剧性的人物关系。生命的哲学以及与各种男人恩恩怨怨的纠葛。还有她对政治的病态的迷恋以及她对身体的智慧的运用……所有的这一切都令我激动。于是有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创作欲望。

如此,上官婉儿、武则天、高阳公主这三位美丽非凡而又成就非凡的女性组合起来,便成为盛唐女性的一道奇异的景观。在幽远的皇宫里,各自演绎着她们自己长歌以当哭的动人故事。

然后风流云散。

我的心潜入了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的大唐的宫殿中,尽情尽兴地生活在那里,无形追随着在那辉煌殿宇中活动着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女人。我观望着谛听着他们。感受着他们的相爱或相残。我会为他们的行为寻找出无数的心理背景,也会顺乎逻辑地牵引并支配他们,用他们的行为来验证我今天想说的话。

这就是唐宫三位女性为我打开的通往历史的门。我走进去。又走出来。在来来去去之间营造我的故事并蚀掉我的生命。我们相遇相知。女人与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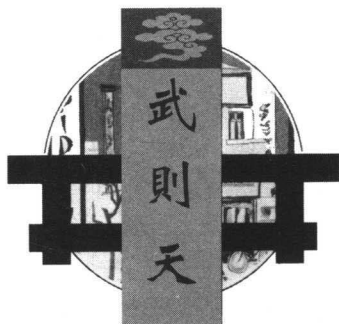




之间的沟通。今人与古人之间的理解。如此浩繁，又是如此的惊心动魄。我在这样的写作中仿佛经受洗礼。一次次在他人的痛苦磨难和灿烂辉煌中经历着我的人生。

如此，当有一天，当那扇恢弘而沉重的盛唐的宫门在我身后缓缓关闭，心中便难免生出几许眷恋与惆怅。毕竟那里是我已经熟悉的舞台。毕竟，我曾与那舞台上的人物息息相关。还毕竟，我的一些人生的经验与知识是在那里积累的，而我生命中的好几年光景也是在那里悄悄流逝的。但，既然历史的大门已经关闭，便不再去瞩目那恢弘的殿宇，也不再去遥想那灿烂的人生。不再聆听那风铃的绝响，也不再凭吊古人的枯荣……

15年后的今天，将那所有的往事从容掀过，能再次对我的读者们说“告别唐宫”吗？



目 录

又见唐宫(代序)	001
上篇	001
中篇	067
下篇	120
终篇	200





我急于接近那个女人。

我想在车窗外看到那女人眼中的所有的景色。我知道那美丽的四季依旧。那永远的大自然。但毕竟洛河干涸了，宽大的河床上只遗留下一道浑浊的小溪。阔大的梧桐树叶上，落尽夏日的尘埃。而她坐在辉煌、灿烂，而又古老的车辇中，做很多女人想做而唯有她一个女人做到了的事情。

她戴着沉重而华丽的皇冠，在漫天的血红中从天边走来。光焰四射的美丽笼罩着她，而她手中握着的，却是一柄无情的权杖。于是她变成黑色的魔鬼。她挥舞着生命在漫天的血红中，成为了一段永不逝去的历史。她失去至亲骨肉，她脚下鲜血淋漓，但她依然顽强地爬向那天子的尊位。到处是血。血流成河。堆积成山的，尽是亲人的尸骨。而四面楚歌，无辜的鬼魂在诅咒她。但是她不管这些，她终于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她笑着，灿烂而凄惨。她说她深知人的脆弱，所以为了她的生，便必得有人冤屈地死。她说她已身不由己，而杀人如麻是一切君王无奈的选择。她说她看不见血。血总是流淌在她视野以外的什么地方。她说她也听不到哭声看不见眼泪。她的面前，总有一道严酷的屏障。她的男人她的姊妹她的子孙，那些她以女人独有的胸膛深爱过的许多亲人，她不知道他们怎样流泪怎样流血。她只是在那个时辰突然觉出了心的疼痛，然后，他们便消失了，无影无踪了，灰飞烟灭了，化作了她脚下的泥土，耳边的轻风；化作了她只能看见的那遥远天边的一片浮云。然而，她依然执着于那神圣的权杖。她认为，其实那才是人类最伟大的诗篇。结果，当有一天，她终于坐在那把至高无上的皇椅上，她才得知了她所面对的，不是生，就是死。那便是唯一的法则。她别无选择。她已登上了战车，所以她唯有竭尽全力。是她女人的天生丽质帮助了她。美丽使她获得了成千上万的机会。于是，她一次又一次走近龙床，同那些能给予她生存权力的男人们同床共枕，不管他们是父皇还是太子。这样的故事从她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十



四岁的小姑娘，刚刚开始来月经，乳房正悄悄地鼓胀。她还不懂得什么叫作相爱与做爱，然而她被强暴，被莫名其妙地遗弃，尝尽人间的辛酸苦辣。但，她还是从后宫阴森清冷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得知了女人争宠的意义。那所有的全部。她必须争宠，这是唯一的生路。她于是将四十岁以前的全部精力与智慧，都用在了争宠中。她为此而战斗，不惜鲜血淋漓。她不知道杀戮原来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或许她知道却故意不愿那样去理解。她的手总是鲜嫩白皙，人们没有在她的指缝中看到过一丝的血污……然后春去秋来，她在四季的轮回中年老色衰；纯粹属于女人的那些东西开始凋落，美丽悄然而逝。尽管风韵犹存但她却再也追不回她的青春。她于是才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抓住了皇宫里的那柄权杖；她于是也才对男人的事情倍添兴致。她觉得一个人能拥有整个王朝才是人生的极致。她从此致力于此。她甚至不再热心用女人的方式与男人睡觉。有天命在召唤她。于是她英勇地走进了男人的世界，并成为了那个男性世界的主宰。

这需要怎样的气魄与才华。

从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直至奋斗到年近八十的女皇。女皇躺在硕大的龙床上动转不能，而她的头顶却依然是那阔大的屋顶。匠人总是这样建造着她那个时代的殿宇，所以在那恢宏中她才变得那么渺小、虚弱，她享尽显赫的一生便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了。

她不记述什么，只任着生命的流淌，只任着她不息的灵魂在天命、权力和人性之间苦苦地挣扎。在冥冥的天意中当她闭上眼睛，不知道她是否还能记得她做民间女孩时的那一段欢乐，是否还能记得她第一次被男人恩宠时那撕心裂肺的疼痛，那抽搐那喊叫那眼泪，那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女人的感觉……

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一笔勾销。

她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归宿，无论功与过，无论荣与枯，无论灿烂还是凋敝，也无论后人敬仰还是唾骂。

那是她自己的事情。

她寿终正寝。在那雄伟而悲壮的坟冢中超越世俗。那样平躺着。一种被解脱了的轻松。自从她走进乾陵，便再没有人瞻仰过她的圣颜。人们只看得见那片死亡的宫殿。那是一片无与伦比的奢华和广阔。后来无数的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领略这一派浩大的黄土，和黄土上的那无比宁静的苍绿。这才是真正的她。是她让那黑色而巨大的无字碑直刺高远的天空，刺进那漫天烂漫而祥瑞的云朵。

于是，我急于接近着这样的一个女人，接近着她谜一般的美丽和她作为



女人的毕生,接近着她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心灵的角落,接近着她苦心营造的那武周的王朝。在接近的途中我想看清她。看清她生存、发展的伎俩,看清她与男人周旋的手腕,看清她女人的领悟与谋略,还有,她将芸芸众生把玩操纵于股掌之中的胆魄与艺术。

便是这样的女人。

于是,我先是把自己藏进了故纸堆,在层层看不见却分明能感觉到的灰尘中,去寻觅她的踪迹。我感谢父亲书架里的史书。我埋进去,尽力搜寻。在有关的每一本书中,翻阅她查找她,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接近她了。然后我便带上十岁的女儿,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踏上了能离她更近的旅程。我们穿越黄河。流着热汗。从洛阳,到长安。走遍所有她曾驻足的地方。无数的阶梯,漫漫的古道。我们感受着她,聆听着她,知道和理解她为什么这样那样,又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当我从中原大地和那遥远的西北返回的时候,她便再也不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我与她之间的距离仿佛缩小了。我觉得我也许已经可以解释她了。

然后我告别繁华,拔掉电话,缩进了我的小屋。我开始睡不好觉,终日处在一种莫名的烦躁中。我继续读书,读得昏天黑地。我重温古往今来别人对她的解释,直到我厌倦了读书,厌倦了再听别人讲关于她的故事。然后在一天清晨五点的时候,我醒来。天蒙蒙亮。蒙蒙亮的夏日的凉爽。我坐起来。我突然想,这个时辰她也该起床了。

这便是她那个时代早朝的时间,她要梳洗打扮,将她的天生丽质公之于众。那时候她刚刚进宫,住在掖庭的永巷里。永巷深远而狭长,伸展着后宫的悲哀。她不知道她从此将有十二年要远离亲人住在这阴森狭长的巷子里艰苦度日。她带着十四岁少女的浪漫在这个灰蒙蒙的清晨走出了她狭小的笼子般的小屋。她端着手中的铜盆到井边去打水。她揉着眼睛。她抬起头正看见从终南山那边飞来的一群又一群乌鹊。她怀着好奇怀着未曾脱尽的少女的童稚,她知道,新的生活开始了。

她叫武曌。

那是她后来为自己起的名字。而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这未来的名字意味了什么。

此刻她正端着铜盆站在自己房子的木门前。她张大着惊奇的眼睛,看着眼前急匆匆川流不息的女人和那些被阉割过的男人们。在永巷,在永巷灰暗



的巷道里这些拥来拥去的人就像是一股灰色的潮。他们匆匆忙忙做着自己的事情,好像并不认识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人。天空是灰暗的,映衬着枯的枝杈和阔大的伸展出来的屋檐。那屋檐高傲庄严地向灰暗的清晨翘起,垂挂着的串串风铃在早晨的冷风中发出幽暗而凄凉的响声。还有乌鹊阵阵兴奋的鸣叫。

武曌在进宫后的第一个早晨第一次看到这些。她觉得这里的一切她全都不喜欢。一切灰蒙蒙的,她无法看清,唯有风铃的响声和鸟的叫声能带给她一丝人间的感觉。连空气都是凝固的。她不懂这皇宫为什么会如此幽暗,幽暗得令人恐惧。她收敛了满脸的明媚,小心翼翼地被人带进这宫人和侍女们居住的掖庭。她被指定住在甬道两旁无数笼子般小房子中的一间。她走进,但却有一种被关押进去的感觉。并没有人锁住门,但她还是觉得被锁住了。她觉得屋子里阴森森的,她像是被窒息似的需要大口大口地喘气。那么陌生的幽暗,她害怕极了。然后,她又在那些被阉割的男人透骨的目光中,穿上了那套色泽黯淡的宫廷的服装。她被改变了。然后是深夜。那么静。有昆虫冰凉凄冷的叫声。枯草在摇动。她静静躺在木板床上看悬在屋顶的木梁。她还听到了报时的沙漏那细沙流动时细碎的响声,然后是从遥远巷道的那一端传来的隐隐约约被压抑的哭泣。武曌害怕极了,她惊恐万状,她不知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木板床在她的辗转反侧中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偶尔有戴着帽子穿着棉袍的那些去势的男人从她的门前晃过,脚步声慢慢地消失。武曌开始想念母亲,那么想,母亲送别时的哭声仿佛依稀就在耳畔。

妈你哭什么,我又不是去地狱,我这是要进皇宫……

可是,孩子……母亲苦苦而诉,长跪不起,那一番绝望的告别和撕扯是武曌所不能理解的。

后来,她便在对母亲的怀念中睡着了,睡得很死。她毕竟只有十四岁,所以,清晨从终南山飞来的鸟的鸣叫也没有能把她吵醒。她是被木门上的一阵猛烈的拍击惊醒的,猛地坐起,懵懵懂懂,使劲睁开眼睛才发现这里已不是自己的家。她看见昏暗的油灯接连亮起,一盏一盏从门前穿过。井边是拥挤成一团的黑糊糊的宫人们,她们用冰凉刺骨的井水洗脸,然后,便对着木架上那面已生出绿色锈迹的铜镜开始为自己梳妆。

那一张张苍白麻木的脸。

武曌刚刚进宫,平日无事可做,于是,她便总是走出她的小屋,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她身边的人和事。

武曌不知道这掖庭是为所有失宠或终生未曾受宠的女人准备的永恒的



住地。这样的女人一旦走进来,就再也离不开这座人间的地狱。这些宫人们其实都很美丽,即使已经白发苍苍,岁月的痕迹也依然掩饰不住她们曾经拥有的美貌。但是,她们却被弃置在这片苍白的灰色中,被皇室遗忘,直到有一天,连她们的肉体也真的死亡。武曌还不知道,唯有去过势的男人们才可粗暴骄横地同这些被遗忘的女人们混在一起。这是他们以阉割欲望为代价才换取的在石榴裙中穿行的权利。但是他们觉得不公平,所以,他们仇恨这些女人,用皮鞭、沙哑尖细的喊叫和脚上的靴子来对付这些女人,以此来显示他们曾经是男人的威风。

十四岁的武曌当然不可能懂得这些,但是在短短的几天里,她听够了那些宦官对老宫人的呵斥和咒骂。那天,她还亲眼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女人,因到井边打水时稍慢了一点,就被看守井台的宦官一把推开,摔倒在井边的凉水中。

武曌想跑过去扶起她,但被身后的一双手拉住了。武曌扭转头,她看见的是个美丽成熟的女人,她很冷静地对武曌说,这不是你的家,你不要去管这些闲事,没人去管的。

果然,武曌发现,周围没有任何人去帮助那个白发的老姬。她们好像根本就没看到她被推倒了,也没看到她是怎样费力地独自爬起。

武曌有点想哭。

她神情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尽管弄不懂,但她已凭本能感知到,这个掖庭是一个非常险恶的地方。而她,是哪怕拼着性命,也要竭力离开这阴森的地狱的。

这时候,有人轻轻推门走进来。武曌认出她就是那天早晨在井边拉住自己的那个女人。

她进门便说,我叫腊腊。十年前就进宫了,一直住这儿。我看你年轻气盛,不懂掖庭的规矩。知道吗?那些乌鸦是得罪不得的。

什么乌鸦?

那些宦官呗,你看他们灰衣灰袍的,不像终南山上的乌鸦吗?

武曌笑了,这是她进宫以来的第一次笑。她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叫腊腊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她觉得腊腊已不再年轻,但确实很美丽,而且无拘无束的,使人容易接近。

我很害怕。

腊腊坐下来,她说她要跟武曌讲讲后宫的事情,她刚刚想说,其实这里都是争风吃醋的女人……她的话就被武曌截断了。

武曌问,腊腊,你来宫里这么久了,你同皇上亲近过吗?



腊腊的脸上一片惨白。

那时候她还没有见到过他。她也还从未走进过那座巨大阴冷的太极宫，她不知道那宫殿中所发生过的各种故事。那是座真正的殿宇，宏大庄严，犹如一头潜伏在那里随时准备出击的雄狮。而这座殿宇的主人唐太宗李世民就是那头雄狮，那头猛兽。他叱咤风云，征战南北，在金戈铁马、鲜血淋漓之中，终于杀进了长安城，杀进了这座前朝皇帝隋炀帝的宫殿，将一个崭新的帝国握在手中。

以后，没有谁再见到过这座两朝数代皇帝在此献演伟大史剧的舞台。现在，这殿宇早就不复存在了，连残留的遗迹都没有。岁月无情，它不管这座宫殿曾是怎样地恢宏雄伟，也不管这宫殿曾给美丽的武曌留下了多少切肤的苦痛。

然而，就在武曌正面对着那个已生出绿色锈迹的铜镜，模模糊糊地辨认出她自己的青春时，那个将她召进宫中的太宗李世民已从后宫的寝殿动身，他在左右侍从的簇拥下，向早朝的太极宫大殿走去。他神色严峻，目光深沉，但一身的英武之气却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他内心深处的不尽苍凉。那是种凋敝的景象，也许因为已是严冬。他走在凄冷的回廊上，他觉得他只是履行义务地去上朝，他已经不会再有当年的勃勃雄心和豪言壮语了。

五更的天色依然灰暗。天气奇冷，大地和枯枝被冻得僵硬，空气中飞舞着透明的冰霰。紧闭的宫门外，早已聚集了赶来上朝的文武百官。他们来回跺着脚，将手揣在宽大的棉袍袖子里。他们一律铁着被冻得蜡黄的脸，等待着那个打开宫门的时刻。

然后，那个看更守夜的侍官，在最后的困顿与清醒中，终于姗姗走来，打开了那两扇沉重的宫门。于是，门外的官员们蜂拥而入，并开始在城内石板铺成的小路上快步行走。他们默默无语，神色匆匆，闷着头一直向前，好像被什么人追赶似的。他们的脸因这一阵匆忙的小跑，已由在城门外等待时的愚钝、麻木而骤然间变得紧张、庄重乃至生动起来。他们很快找到了自己上朝时的位置，他们严阵以待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候着他们的君王上场。

于是，李世民气宇轩昂地走上大殿。他是整个上朝议政的庞大仪式中唯一可以坐在椅子上的人。那椅子便是皇位，他唯有坐在那把椅子上，才可以是至高无上的，也才能够主宰自己，并能冷静而缓慢地审视他眼前这支庞大官僚队伍中每一个人的脸和每一个人的心。他为此曾付出过极大的代价，他不仅驰骋南北，推翻了隋炀帝，而且杀死了与他争夺皇位的手足弟兄。他至今没有忘记那一层层用尸体和血水垒砌的红色阶梯。他常常为此感到恐惧。



这时候坐在龙椅上的太宗李世民显得有几分倦怠。这至少逃不过离他最近的那几位近臣扫视的目光。这使他虽身为皇帝,但仍是觉出了几分不自在,他将目光游离开,他开始心不在焉地听着大臣们的汇报。

皇帝为什么倦怠?这在满朝文武心中是个不言而喻的忌讳。特别是作为外戚的长孙无忌,更是深知其中的奥秘。长孙无忌不仅是朝廷的重臣,还是一年前撒手人寰的长孙皇后的亲哥哥。他深知唐皇李世民是怎样地深爱着逝去的皇后。尽管后宫美女如云,皇后的离去还是使他感到了孤单和失落。那是一种失去了亲人的疼痛,那疼痛是深入骨髓的。李世民从此意志消沉。他甚至也有了那种寻寻觅觅、无所事事,又总是慨叹春花秋月、物是人非的心情。他总是凭栏远眺皇后长睡的昭陵,并大声悲叹不能长久与之相伴。从此他便消沉下去,甚至不再关心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为了消除孤独寂寞,他开始在龙床上同各种不同风格情调的女人做爱。后来,后宫的女人也不再能使他满足,他便派出宦官,到民间招募美女,而武墨就是为使他获得更新鲜的刺激而被召进后宫的。但无论怎样荒淫无度,都不能抵销太宗李世民对长孙皇后的怀念。这怀念很深而且很久远,因而变得扭曲,变得使他痛苦不堪。

谁都看出了皇帝在彻夜与女人交欢。

李世民在倦怠中干脆不去想国家的大事。他觉得在不疼不痒中上朝的时辰已经够长了,于是,他把他倦怠的目光转向他的儿子们。他即刻敏锐地发现在他一长串的十四个儿子的队伍中,唯独没有由长孙皇后所生的那个已册立为东宫太子的皇位继承人,他的长子承乾。于是,他立刻警觉起来,并声色俱厉地询问,太子的病难道还没有好?

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大殿上鸦雀无声。这时候,专门负责辅佐太子的太子太傅一路小跑地走上来,猛然跪倒在大殿前,叩头不已。

为什么?李世民怒目而视。

老臣不敢欺君,昨日太子便已离开东宫到秦岭狩猎去了,老臣阻拦不住。

李世民愤怒已极,将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的脸由严厉变得苍白而又无望,他的心则如浇了一盆凉水般变得冰凉。承乾的举动已经越来越不像话了,他身为长子、身为储君,却没有对王朝一丝一毫的责任感。他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令李世民失望。李世民在愤怒之中将目光依次落在同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另外两个儿子李泰和李治的身上。在皇嗣的问题上他长期无法做出决断。但,承乾肯定是靠不住的了。李世民突然从他的龙椅上站起,并气愤地将手一挥,宣布退朝。



朝臣们开始无精打采地退出大殿,唯有太子太傅依然跪在地上。他知道自己此刻既得罪了皇上,也得罪了太子。但作为朝臣他既不可以不忠,也不可以不谏,哪怕他自身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太极宫尽管恢宏威严,但却阴冷潮湿,不见天日。而此时冬日的阳光,已透过枯硬的枝杈,斑斑驳驳地照射在了殿外庭院中的石板路上。

巍峨壮丽的秦岭确实使太子承乾心旷神怡,他觉得唯有骑着马在崇山峻岭中奔跑,他的心才能宁静,他紧张的神经也才能松弛。

承乾在恣意奔驰之中,想到了此番不辞而别来秦岭狩猎会在朝中引起的震动。他可以想见父亲的那一番愤怒,还有那个亲兄弟李泰暗中得意的窃笑。承乾凶狠残暴地射杀一切从他眼前穿过的动物,包括那些宁静善良的小鹿。他眼看着它们抽搐而死,他早已不相信这世间还有什么善良的事物。连自己的亲兄弟都已不顾手足之情,决心将他从东宫太子的位置上赶下去,并且阴险狡诈费尽心机,他承乾还有什么可顾忌的?此刻,他与那个夜夜与之同床共枕的十四岁的乐童称心一道前来狩猎,这才是他作为太子生活中最大的乐趣。那是种幸福,是比未来获取王位还重要的一种幸福。

而朝廷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屠宰场。承乾尽管读书不多,但他对此还是看得清的。本来他自懂事就已牢牢坐在了太子的位子上,出生的时间使他幸运地成为当然的王位继承人。所以,他有恃无恐,放荡不羁,而这些明明都不该威胁到他储君的地位,可那个亲兄弟李泰竟不顾一切地见缝插针,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顷刻便获得了父皇李世民的赞赏与宠爱。承乾并不否认他这个一母同胞的兄弟才华超众、智谋过人,他精通经书,修史研志,但问题是李泰把这些全当作了取悦于父皇的资本,他最终的也是最险恶的目的,则是踏进东宫,要取代他承乾。而父皇竟然会被李泰的这些权术与计谋所蒙蔽,甚至也流露出要废掉自己的意思,这才是使承乾最最愤怒和苦恼的。他怨恨父亲。所以他不顾朝廷的规矩,不辞而别,把那个盛怒中的皇帝尴尬地丢在满朝文武中间。承乾想到这些,心里便有了种幸灾乐祸的快意,他于是两腿一夹,纵马在浩莽的秦岭中更快地奔跑起来。

每当承乾射中了空中的鸟或是林中的兽,都是那个俊美的称心飞快地跑过去,把插着利箭的那些猎物拖回来。他在山林中追逐着承乾。他奔跑着,笑着,高声呼喊,他那童稚清脆的嗓音在山谷里引出阵阵回声。他尽情地奔跑之后,总是喘着大气,两颊被山野的风吹得通红。然后,他仰起头,用一种迷茫的梦幻般的目光去看那个马上的男人李承乾,那么清纯可爱,就像大自然一样使人赏心悦目。承乾无法抵御称心的诱惑,于是他一把将这美少年拉上马背,然后跃马扬鞭,在奔驰中把称心紧紧地紧紧地贴在胸前。在无限